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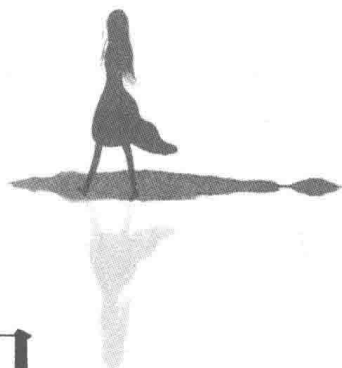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挫折
乃至他们的笑和泪……

只为你暗夜起舞

寒郁◎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— China Zhigong Press —



只为你暗夜起舞

寒
郁◎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— China Zhigong Press 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你暗夜起舞 / 寒郁著. —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145-1355-4

I. ①只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2603 号

只为你暗夜起舞

寒 郁 著

责任编辑: 尤 敏 梁玉刚

责任印制: 岳 珍

出版发行:  中国致公出版社
China Zhigong Press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

邮 编: 100036

电 话: 010-8586987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25

字 数: 202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» 目录 CONTENTS

如歌的行板	/ 001
余情	/ 038
只为你暗夜起舞	/ 053
千花一瓣	/ 069
朱鹮	/ 097
雨夜	/ 112
逝水沉香	/ 129
桃花嫁	/ 162
重逢	/ 184
水为媒	/ 201
午后惊弦	/ 218
代后记：现实生活和世情小说	/ 229

| 如歌的行板 |



他，因生得高大，若一株粗枝大叶的庄稼，温和沉着，在她面前，有时略显笨拙，欣儿就叫他大木头。劳累了一天，下了班，到了家，欣儿喊，大木头，过来。声音懒懒的、脉脉的，抑扬顿挫，他便觉得格外的美好，就百依百顺地过来了。她懒懒地伸了胳膊，软软的，累了，她说，抱抱欣儿。他就抱着她，听她说话，有时也孩子似的和她耍些小淘气，逗她开心，哄她笑。你笑笑，我笑笑，开心了，也就不觉得累了。

她让他暖和地抱着，还要妩媚地对他撒娇、使坏，发点小脾气，把白天在店里的那点儿不愉快或是愉快输送出去。看他一副憨傻和气的样子，大大咧咧的，又小心地爱惜着她，像个大哥哥。他的肩膀和怀抱是这么有力，这么大，温柔地盛满了她。在他怀中，她若雪安静，心里暖暖的，快乐了，笑了，耳朵热热的，倾心收藏着他沉实的心跳，一下、一下，怦怦的。日子也就这样平和而踏实地展开了。

说起来在这个南方城市做工，也确有几年了，却很少一块回去过。他心里总是想趁着年轻，还没结婚，多挣点钱再回家，体体面面地过日子。也是因为懂事、听话，知道惜怜父母，还想给弟妹们攒些上学的费

用。就这样想着而又耽搁着，也已有两年多没有回去了。

他们租住的地方，是偏远的郊区，靠近铁路，房租比较便宜，骑车到市里大约要一个小时。

有时，他们也在黄昏的时候，牵手沿着铁轨闲走。看长长的铁道单调地划过城市，无尽地伸延下去，最后变成一道细线消隐于茫茫雾霭，天也就黑下来了，微肥的月色勾勒出了他肩头上欣儿忽然而至的沉默，她是想家了，偏着头，木木地凝望着远方，神情有些小小的寂寥，却只是孩子气地偎着他，缓缓说，木头，你说，沿着铁路一直走下去，会不会到家……欣儿的眼神痴痴的，已然湿了。他不说话，甚至不忍骂她傻瓜，因为他，亦是想家！在月光下，他用手指一遍遍梳透她微凉的长发……已经又是春天了，家乡的花朵又该开了吧。仿佛可以看见被揭竿而起的野花霸占的整个平原和春天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、苹果花……她是喜爱花的。

回到家，睡下了，她安静地伏在他的胸口，睁着水茫茫的大眼睛，听火车哐堂哐堂地驶过耳朵。然而，她又很高兴了，兴奋地打他、问他，你说，你爹爹妈妈还有妹妹他们会想谁，你还是我？她自顾自地笑了，声如银铃，说，他们肯定是想我了，对不对……她把头抵在他柔和的颈窝，喃喃地却是很自信地说，我也漂亮呵，还乖巧，是不是，爹妈喜欢我啊。她志在必得安心地笑了。他也笑了，扳起她的脸颊，却见她已是满脸细碎的泪花……

六点多钟的样子，他就得去酒店。他是个厨子。买菜、合计订餐、检查炉灶，做好服务员们的工作餐。他比别人每天早到近两个钟头，每月可以多拿二百三十块钱。每天清早，他先跑到附近小区，给欣儿买好早点。她则赖在床上，脸颊红扑扑的，长发微乱，带着隔夜的欢好与娇慵，娇娇地拉长声音，喊他，大木头。他就过去，俯身吻她，让人眷恋沉迷。他拍拍她若云朵般蓬松的头发，给她掖好被角。她刚要开口说

话，他就抢着说道，木头知道了，老婆子。因为她必定、必定要说的是，死木头，不许你和店里的女孩子讲话，特别是小美，记住了，看一下也不行的。因他抢着说了，她就生气，穿着松松的、棉白的睡衣就要起身去打他，他忙用被子包了她，怕她着凉了，使劲儿抱抱她，闹一会儿，仿佛很严肃而又照例嘻哈地看着她，敬个礼，说，嗨，我记住啦，睡吧。拍拍她犹有笑意的脸，牵着被她叫作小破驴儿的破破的大自行车，迎着第一缕明媚的晨光，上班去了。

而她在理发店上班，八点，准时起来，简单收拾一下，然后走一段路，花一个硬币坐地铁，去她工作的“发源地”。

酒店离“发源地”也不是太遥远，且午间也经营外卖和快餐。这样，有时帮同事们买饭，她还可以看见他，客人若是少，那个领班的微胖的姐姐总是不无善意地调笑欣儿几句，说，哟，又想他了，昨晚上又用功没有，呵呵……若他正在后堂忙，看不见，胖姐姐又说，哎哟，坏了，不见了，你看藏小美裙子底下没有……许多人都笑了。欣儿就脸色绯着，不搭理她们的话茬儿，心里想，赶明儿你做头发时，不给你剪秃了才怪呢，也就笑了，都是久已熟识的了。转眼碰见小美，小美喊她，欣儿姐姐，冲她友好地笑。欣儿也笑笑，却总像慢了半拍，不太自然，心里就不免恨恨地想，你是个坏女子，狐媚子。却又不禁有些泄气，想，小美的举止、样子，也真是怪好看的，尤其招惹酒店中男孩子复杂的眼神，献殷勤。这样想着，就有些微微地恨小美了，丝丝缕缕的，心里感觉酸酸的。



晚上，他若下班早些，就骑了车子，在店外不远处等她。她来了，

他就从食品袋里拿出几个鸡爪或者一些点心，一路上让她当零食，他说这不叫偷，叫尝尝。她就笑他，说，不怕经理发现啊，又嘀咕着说，你们那个女经理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老是色眯眯的样子，你可给我小心点儿。他就笑，问她小心什么。她便腾出一只手打他、掐他，让他听话，他就知道小心什么了。

一路上，若遇见塑料瓶瓶，她便捡起，放在车篮子里。每捡一个，口里还要大大地说一声，哈，雀跃着蹦跳一下，抓在手里，眉眼都开心地漾着笑意。看着她开心又认真地捡起一个又一个瓶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心里总是止不住地涌起心疼和难过。

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，穿衣服也是，尤其喜欢白裙子绣上几朵素雅的小花。她自己买了丝线，绣在枕上、裙上、荷包上……一旦有了花，便觉得分外可爱、生动。可是在这个城市里，他没有给她买过，太贵了。情人节那天，他想买的，可是，她一看价格，就把他拉回来了，说要它做什么，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……她的眼角分明微有委屈、湿意，却又提议休息时采花去。他们沿着铁路采了好大会儿，也不过几朵小星星样的兰花，不知名的小草花，然而，她也很欢喜。后来，他有些悔恨自己，心想明年一定多多地买些花朵，让她快乐，才好。

就这样说着笑着也就到了家。她若是饿了，他就给她做饭。休息那天，他还跑了菜市场买了春天刚刚长成的荠菜，薄薄的掺了一层面粉，蒸了，点了香油，放了调料，趁欣儿不知道，也给小美她们送了一些。晚上，和往常一样，她坐在床边捧着碗吃饭，他则坐在小凳上，给她泡脚、洗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，有时故意把脚丫子在盆子里兴风作浪溅出几点水花，还得意地坏笑，惹他打她，再求饶。她站了一天，累是累了，也不像他想的那么累。他不管，每天一样的给她泡泡脚，让她解解乏，给她搓脚心，捶捶腿，趁机再使点劲儿，揍她几下子。在店里，有一天她不小心说漏嘴了，几个姐妹们都不信，末了，又都妒忌她有福气，姐妹珠儿换男友若换衣服似的爽利，伸出一把手说这些个了，还没有一个像你家木

头那样实心实意听话的呢，哼……弄得她心里既得意又不好意思。她也知道，平淡点儿清苦点儿都不怕，只要有个人心疼，知冷知热、死心塌地地疼你，哭的，笑的，都有依有据，也就够了，她知足了。再说，他们攒了几万块钱了，房子也在家盖起来了，再过两三年，回了家，做点小生意，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日子一旦有了盼头，心里就明朗朗的……

却说欣儿在水盆里扬了扬脚丫子，溅了他一脸的水花，若两只淘气的鱼儿，他握住一只，另一只又不安分了，扑扑腾腾的，他使劲儿搔她的脚心，说叫你不老实，不老实……欣儿痒不过，差点儿把手里的碗给掉了，就老实了，喊他，木头……他抬头，看她，有些心照不宣的淘气和可爱。她拿筷子夹了饭菜，说，哎呀，难吃死了，还大厨师呢。他不信，把头欠过来，她喂他，喂饱他。扑眨着长睫毛，她笑了。他也笑，傻傻的样子，痴痴地看着。啪嗒，碗却掉地上了，声音很碎很轻，若云一样碎裂。欣儿拉过他，埋在他怀里，听两颗心在一起跳啊跳的，追赶着彼此心跳的时差。欣儿静静地在心里笑了，想，人家常说的幸福，大约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。

他也匆匆收拾了。做了一天工，纵是年轻力盛，也是疲乏的。就睡下了。

火车却又照例地响了，拉着长长的汽笛喘息着，哐堂哐堂……

她把头在他胸口使劲磕了一下，说，哥，你知道么，珍珍都有孩子了，她比我还小一岁呢……

他知道她想说什么。这么些年，漂在外面做工，身心要说难免也是流水一样的不停的疲惫，他把呼吸埋在她水一样的长发里，轻轻地说，欣儿，急什么，今年我们就回家，把婚礼办了。不过，还得做几年工才行，你看你弟弟，还有我妹妹，学习都好，总不能让他们和我们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再过几年，回到家，我在小城里开个餐店，你开理发店，到那时，就好了……

欣儿急忙说，不开理发店，开个花店。他顺着她，说，好，开花店，我在你旁边开饭馆，卖油炸玫瑰、清蒸百合、糖醋水仙……呵呵，好不好……她笑，枕着他，大眼睛水茫茫的，想着什么。想着什么？谁知道呢！长长的黑发淹没了他。却又掐他不安分的手了。他委屈地学着她，人家珍珍都有孩子了，比我还小一岁呢……她嘟着嘴，像个生气的花骨朵，说，谁要嫁给你个大木头了，臭美的你吧，哎哟，呵呵啊哈，饶了欣儿吧，哥哥……她被他挠得痒不过了。他轻轻咬破她唇上的花朵，使劲地抱紧了她，傻呵呵地笑，笨拙的手指寸寸接近柔和的芳草。吻她，爱她，温柔地浇灌她，让她快乐。她快乐了，他也就快乐了。

.....

这样的日子，平和、简约，然而，静好、沉稳，也是好的，一天天的也就过去了。欣儿有时烦恼了，也发点小脾气，哭或笑。他和小美说话了，走近了，被她看见了，就只得想法儿惩治他一回。小打小闹的，也是习惯了。她就是那样子的脾气，甜美且多刺，很情绪化。她数落他，他不吱声，她说完了，也就雨过天晴了。过日子么，就得互相宽容和体贴一些，遇见个实心喜欢的人不易，是运气，也是福气，和和顺顺的，就好。心里有个人，做事的时候、歇下的时候，一想着，心里就暖和和的，踏实、开心，身上也有使不完的劲儿了，比什么都好。若论年纪，还都是大孩子呢。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枝丫上争争闹闹玩儿，也无非是让日子活泼有趣些罢了。



就像给一株三叶草搭上一阵暖风就可以创造出一片草原一样，给女

人一间屋子，她也可以布置成一个温馨家常的王宫。有这种天赋和情趣的女子，真是殊为难得。或者说，这个世界的暖意和慰藉，皆是女子的无限赠予。一直以来，对家，欣儿总像孩子般拥有质地单纯的深情。小屋子虽然简陋，却拾掇得暖和、干净。草绿的大窗帘是别人遗弃的，抬来了，洗好，一样的好看，有几个烟烧的大小洞洞，看上去，就若浮漾在草丛叶尖上露珠里的星星。墙上贴了几张剪纸，纸剪的大红喜字和一个胖胖的大娃娃，平添了许多可爱和情致。桌上插着几朵布做的各色花朵。还有诸多小小玩意儿，都是他们闲时手牵手淘来的，微小，且珍重，一样也舍不得丢弃。还有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是她的发丝，都是他平日在地上、床上、身上、水盆里，一根一丝搜捡来的，她不让他捡，说要它做什么……他笑笑，扫地时，还是不忍心与垃圾灰尘归在一起，小心拈起，放在盒子里。她的心是湿润欢喜的。当她说想家的时候，他说，欣儿，你的头发就是大木头的家了。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总是把呼吸温柔地埋进她丰美微痒的长发里。她的发真是好，若一块纯净的夜色。长发若水，落地成河。河水上有一朵晶莹的花儿，是他给她的发卡……

床单是棉白的，柔和、熨帖，蕴藏着他们无数个美好的夜晚，换了几次住房，却一直舍不得更换。抚摸着它柔软质感的白色，就若摸着月下那些甜美清澈的誓约，一个人，默默怀想一下，耳朵就热热的红了。也记得开始曾是多么贪心和任性，眷怀他粗糙有力的怀抱，要他笨拙且甜蜜的嘴巴一次又一次地灌溉她的耳朵。女孩子的耳朵，就是为了爱人老实的誓约而生长的。

花开了，花落了，一年一年过去了。她的心是快乐的，他也是。

今天欣儿休息。一个月有三天。她先是美美地睡了个懒觉，慵慵地翻了个身，娇懒地喊了声，大木头……习惯性地想把身子倚靠在他身上，枕着他，听着他的心房，触手可及的有力跳动与她的呼应，她的一天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却不想今天扑了个空，才想起他早上班去了，睁眼透过窗帘的洞洞看太阳，可真是晒着屁股了，自己尽兴地笑了，不禁

骂了句，这个死木头……

欣儿起了床，收拾好了，也不饿，闲着没事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和妈妈细细地细细地说了一大会子话，差点又忍不住哭了。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哭什么呢，她恨眼睛不争气，鼻子却还是酸得不行。说到后来，妈妈又劝她小性儿多，收着点儿，不要和木头瞎闹了，两人不拘什么时候回来一趟也好……又絮絮叨叨地问女婿怎么样了，瘦了么，吵架了么，等等，气得她差点儿把电话挂了，一点儿也不关心她。他要是在跟前，肯定免不了她的一顿暴打。

打完电话，心里像大冬天里烧了一团火，舒舒服服的。闲静了一会儿，便到小院子里就着暖烘烘的太阳慢慢洗衣服去了。

太阳真好，又暖又香的。整个院子里的住户都去做工了，就她自己独享一个大太阳。想到这，她的心情也若一朵花，譬如葵花，四面旋转，皆是温暖灿烂。妈妈说家里的梨花开得正好，在太阳下，像下了一场大雪。木头要能见到多好，她想。梨子是对梨花的收藏，果实是对春天的报偿，家乡流传的这句老话，她觉得说得真好。她搓着衣服，想，家里的花儿也想我了吗……心里就怅怅地了。

洗好了衣服，在院子里晒了，迎着阳光，看见衣服上明亮的脉络在风中干净地招展，窗台上栽种的小花啪的一下开了，声音有些大，欣儿一脸清澈，眯眼对着明媚的太阳，笑了。

进了屋，收拾东西。整理衣物时，找出了一件去年的裙子，蕾丝的，白裙子，捧在手里，看上面繁复美丽的小小花饰。第一次在商场偶然见到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欢喜得捉襟见肘，一看价格，转身悄然释手。终于在小巷里买了这件仿冒的，算是补偿。太美好的东西，总是不可轻易而得，她知道的，太贵了。

犹豫了一下，她还是穿上了它。只想一个人偷偷地欢乐一会儿。穿好了，拿着镜子，左看右看，不觉而笑。心想若是那件真丝的，该多好。

他却回来了。开门，见她穿了裙子，微然一怔，一带而过。问她，

吃饭了么。

她埋怨他，说，怎么回来了。因他中午也就那么一点儿休息时间，还要来回跑这么远的路。

他笑笑，放下给她带的饭盒，说，酒店里接了婚宴，累死哥哥了，快忙完了，就知道你个懒丫头还没吃饭，喏，快吃，还热呢。

她埋怨他心眼儿死，不累你累谁。经理给你个色眯眯的笑脸你就不知道姓啥好了，样子……她说。却又问，累了么。打了水，让他洗脸。

他擦把脸，说，嗨，就那样儿，比平时忙点，还行。你快吃吧，丫头。

又说，欣儿，现在穿它，不冷么，过几天再穿，别凉着。

她因他没说完好看之类的赞美，就狠咬了一口饭菜，说，人家喜欢。

他笑呵呵的，揪揪她松软的发梢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坐在她面前，给她挑鱼里的刺。说，经理说了，这个月给我多加百十块钱呢。

他没说完，她说，噤，傻样子，哄你一会不哭罢了，我看你呀，不如转一家做事算了。舍不得小美，一定的，哼……

也不等她说完，他就把一块无刺的鱼肉堵到了她嘴里。

看了时间，他活动了一下腰背，说，欣儿，我走了。走过去，摸她微凉的膝盖，说，别臭美了，换了，听话，没事就找珠儿玩玩去吧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别闷在屋子里了。拍拍她的屁股，说，走了。

她吩咐他，下班早点来。他调皮地眨眨眼睛，说，知道了了。

她又说，不许你和小美说话，记住了给我。

他大笑，说，“小鸭头”，并学鸭子叫了一声复说，你说什么，听不见啊。她抬脚踢他，掐他，打他。他疼得哎哟一下，抱了她，咬她，看她，说，我记着呢，听老婆的话，能长大……他笑着牵车子走了。

她出门见他走远了，对着越来越小的背影骂了句，个臭木头。反手擦了他留在她脸上的潮湿，闻了一下，说，真臭。她甜甜笑了，柔软的裙子打在她修长的腿上，暖暖的，有些惬意的清凉。



我们来说说小美吧。

正如其名字，小美是娇小玲珑、甜美可爱、很可人的一个女孩子。若一块点心，甜甜的，纯纯的，谁都止不住要咬上一口。笑的时候，细长的睫毛总要往上那么小小一挑，然后再媚媚地笑，格外的俏皮生动。开心了，两个浅浅酒窝也盛满了清澈见底的快乐；生气了，就噘了红红的小嘴，不理人；伤心了，就挂满了细碎的眼泪……嘴巴又特别的甜，姐姐哥哥地叫个不停，亲切得很。每个人都愿意和她玩儿。

小美好像特别和大木头投缘。开始她叫他大个子哥哥，有时也只叫他大个子或哥哥。媚媚的样子，一脸清甜。比如今天，她叫喊，哥哥，我头发好不好看，说嘛，好不好看……眼睛向上看着，指着自己的头发，一脸巴巴地追问他。他拍拍她新染的微黄头发，说，好看，好看，像落在清水里的月亮。她就满足地笑了，笑得无限开心。又一副可怜相的诉苦，大哥哥，小美没有钱了，想给哥哥买包烟也不能了，哥哥你看怎么办啊……还可爱地坏笑。一百次了，他亦是那样随和脾气，给她买零食，看她雀跃的样子，剥了一颗巧克力，喊，哥哥，你吃，你吃……他吃了，甜甜的，遂想起了家中的妹妹……

店中的男孩子，除了他，便是几个传菜生了，可是若论貌相、身材、性情、阅历、人缘之类，他在店里抑或店外皆是很好的。坦诚，和气，能笑的时候绝不紧绷着脸，酒风亦好，不多贪杯。偶尔抽两支烟，做事勤快爽利，能帮别人的，一定不闲着，吃了亏不过笑一笑了事。是以不但小美，每个熟识他的人都乐意和他共事。

而小美尤其是，恐怕即使盲人也会明白她这点小小的无告的心思。

在这样并非太上品味的污乱小酒楼，在包房里，会偶有心怀不轨的男人，手指头捏打小美的初涉人事的清秀。能护着他就护着，实在不行就咬牙切齿地受着，习惯了。有次，小美的包房乱了起来，一个顾客也是喝高了，喝出兽性来了，硬拉扯小美坐他大腿上陪酒，小美不悦，挣扎了两回，老男人下不了台，恼了，一杯酒泼在小美裙子上，犹不干不净地骂。连吓带气，小美当场就哭了，裙上汁液脏污淋淋……他唤来保安，尽力低头向客人赔笑，那客人也真不是人养的，居然蹬鼻子上脸，叫着喊你经理来，喊你经理来，你也配跟老子搭话……并抓起酒瓶向小美胸口里倒。他亦是气极，夺过酒瓶，大口大口一气喝了，又拿起桌上白酒，启开，咕咚咕咚喝了，把酒瓶大力掼在桌上，虎着脸，双目怒睁，也不说话，脸上是那样震撼人心的青紫色暴烈的沉默。有人嘴里起哄要揍他，他是不怕的。

事后，小美犹单纯地说，哥，你真厉害。他笑一笑，给她扣上外衣，遮住胸口的一痕雪白，忽然间很难过，想，若是欣儿或者妹妹，他肯定会疯的。那天，他是左手紧握右手，才克制住强烈的反击情绪。

自此，她一口一个大哥哥，语气依赖而笃定。他也就俨然是大哥哥了。

因小美美的很媚又可人，欣儿总是要对她冷淡一点的。女孩子之间，这个亦是自然。再者说，肯让他心甘情愿经受客人禽兽言行、经理克扣处罚、同事说长道短的女子，敏感多刺的欣儿会掉以轻心、等闲视之往好处想她么。欣儿也经常揪着他的耳朵，说，什么妹妹哥哥，心里不定想着什么呢，给我老实点儿，不然，嘿嘿……这也是欣儿惯用的，不讲理的。

下班的时候，夜早已黑透。他心里惦记着欣儿让他早点回去，陪几个厨师同吃过工作餐，换下衣服，和店里同事打了招呼，就准备回去了。

这些女孩子们，只要下了班，一下子就跑得不见了，约会啊，玩

啊，买东西啊，叽叽喳喳的，琐碎且快乐，让人看了就想年轻点儿，好搭载着青春的单车和她们一块儿去玩儿。他走到大堂，却见小美还在寂寥地逗弄玻璃池里的鱼群。他拍她一下，问，小美，还不回去？又问，小铃铛、英子她们呢。英子她们是和小美住在一起的。

小美反背了手，晃着身子，言语寥落，说，哎，她们都去约会了，只剩我了，老了，没人要了……

他被她夸张而可爱的样子逗笑了，弹了一下她光洁的前额。手机却响了，他看了一下，是欣儿，挂了，对小美说，我走了啊。

小美不转头看他，撅嘴对一条鱼儿说，怕老婆的家伙，哼，不给你玩了。神情就有些寂寞了，手指在玻璃上快快地叩了一下，吓跑了几条正在游戏的鱼。

他回身，在她眼睛上虚抓了一下，说，生气了，快走吧。喏，大个子送你，你呀，丫头……

小美这才笑了，弯了眉毛，牵紧了他的手，还不忘和鱼儿们挥手再见。

到了街上，夜风吹来，小美不禁一个哆嗦。大木头见她只穿了一件紧身小衫，刹了车子，把外衣脱下给她穿上，说，早晚还是有些凉的，多穿点，看你的嘴唇。

小美用力地点了头，一副在大哥哥跟前做错了事情的表情，眉角向上轻盈地斜挑了一下，俏皮地笑了。到了僻静一些的人行道上，载着她，送她回家。

小美在座位上也不说话了。或许是因为冷吧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先是试探，后来则踏实地把头发靠在他背上了，一个人，静静地，笑了。闭了眼，听着夜风走过左耳，右耳也热了。睁开了眼睛，看见夜空开满了点点繁星……小美想，路要是再长些，再长些就好了。

在幸福街那排青灰色的老房子下，小美下了车，他就准备往郊区赶了。

小美在身后喊，哥哥，哥哥……他停下了，把小美脸颊跑出来飘啊飘的鬓发安顿了，说，小美，累一天了，快去睡吧，早上别再洗头发，多睡会儿。小美答应了，说，噢。踮起脚尖，给他把外衣披在了身上，动作有些轻，有些慢，却还是放了手，退到了路边，笑得很明媚的样子，说，谢谢哥哥了，快回去吧，欣儿姐姐还在家呢。他笑了，挥挥手，走了。她也笑，又慢慢合口不笑了。小美一时似有许多的话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，想象他和欣儿这个夜晚有说有笑的生活，小小的心也懂得寂寞了。看不见他的影子了，小美还默默地站在那儿。

欣儿原是坐在那儿，剪一朵纸花，盼着他。听见他来了，便抱着个胖胖的枕头，看电视。他一进屋子，欣儿就把枕头掷给他了，本是吓唬他，说，大木头，从实招来，是不是又去送小美去了，我就知道，这么晚了，你这家伙干不出什么好事的。

他怯怯地把枕头接了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，小心放下枕头，说，没有啊，没有……他不会跟她撒谎，一撒谎不由得就脸红，就索性说了，嗨，这不是顺路么。咳嗽了一下，末了还孩子气无辜地咕哝了一句，又没干什么。

欣儿气得笑了，叫他过来，蹲下，用枕头软软地砸了他几下。又扭了耳朵，教育他，说，你还想干点什呀是不是，是不是，越来越不老实了，你个死木头。他说不是，她扭左耳朵，他说是，她扭右耳朵，都是疼。真不讲理了。他只有像往常一样，扑到床上搔她的脖子、胳肢窝，这是她最害怕的了，也顾不上教训他了，只有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甚至向他求饶了。好大会儿，才止住了笑，抱了他的头，放在她身上，拍打着，说，你可给我老实点了。又使劲打了一下，说，记住了么，治不了你我不白做几十年的女孩子了。他笑，抓了她的手，说，丫头，你才多大啊。她又要抽手打他，他才不放手呢。欣儿只好说，你别管，你得听我的。张口又要用牙齿咬他，他闪了，整整她的头发，说，好，好，听